

OPEN@思想文丛 / 此岸系列

爱情力学

韩 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 1 版

爱情力学

陈 忠

清华大学出版社

OPEN@思想文丛/此岸系列

爱情力学

韩 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力学/韩东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321-3145-7

I .爱… II .韩…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1714 号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秦玉兰

装帧设计: 王志伟

爱情力学

韩 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1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97,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978-7-5321-3145-7/I · 2396 定价: 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目 录

1	一见倾心
13	本能的爱
21	自我和爱
41	爱与恨
53	偶像崇拜
71	投入感情
85	交谈
99	无是无非
109	对不顺手工具的恨
113	被伤害、爱与甜蜜感
119	注意和爱
129	读《性到超意识》
133	性是牺牲
139	我和你

一
见
倾
心

一见倾心作为一个爱情事件被最终的结果所固定。男人对女人说：“我对你一见倾心。”只因为他有这样说的机会。若无机会，一见倾心便是虚无缥缈之事，犹如目光。丁当的诗：走过一条大街，十八个少女心惊胆战。十八个少女，既无机会也无可能，一见倾心随后被遗忘所吸收。

一见倾心并非稀有难得，相反，它是平凡而琐碎的。它强调时间的起点，有赖它（时间）的延续，不，它直接越过全部过程，要求最终的结局。只有当我们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见倾心才能成立。

机会和蕴含机会的可能性是其关键。不知姓名的陌生人和知道姓名者赋予一见倾心不同的强度。如果此人还恰好处于我们的关系网中，一见倾心之后便是朝思暮想了。

一见倾心者并非是不现实的，他装扮成不现实的精神至上者，除非他实在猥琐不堪，丧失了其他的可能性，是不会爱上一个不知姓名转瞬即逝的人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不会执著于没有结果的

钟情。遗忘的生物钟将用来保持自我的平衡。

当然,有各种强度的一见倾心,从流连于闹市的无聊青年到疯狂的影迷到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寻寻觅觅的人,一见倾心的强度渐次增加。自我总是投注于现实而非不现实。一见倾心的强度随现实的可能性的增强而增强,而非相反。

被大众称道的一见倾心的非现实性是一个自我迷醉的谎言。

另一个谎言:终成眷属,则是对现实性毫不掩饰的歌唱。它暗示了某种一见倾心的起点,似乎平庸的夫妻生活可由非现实的理想演化而来。但它的确固定住了一个事实,使一见倾心成为一个爱情事件,成为终成眷属本身;在固定的同时又怎能不赋予一见倾心相同的本质呢?这一本质就是现实、现实性、审时度势和避害趋利。

只有伤害的事实(作为一个结果)方能使一见倾心重返非现实的精神高度,成为诗歌的一个灵感源泉,但那与起点无关,须略过全部过程。在过程之中,启动之时,一见倾心总是义无反顾地趋向于平庸的现实的。

我们暂且认定一见倾心的精神价值和文学表达是被迫受阻的结果。

一见倾心的神话强调时间性,试图在尽量压缩的时空内爆发出最大的能量。时空缩减为一个零点,或向启动之前的空无无限接近。在这一幻想的时空内作为对象的信息量的涌入必然受限。我们并不需要对象全部或确定性(对象之所以成为自身)的信息,

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在具体的对象出现之前我们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我们的所需之物不过是一面平面而空洞的镜子,以便将我们的虚构反射回来,使其亲眼看见。一见倾心的对象犹如一面镜子(我们的要求如此),它是表面的(朝向我们),同时空洞,以便容纳我们的幻想之物。

一见倾心的状态下我们并非爱上了对象本身——这怎么可能?由于我们的无知、自恋,这是绝无可能的事。起初我们不过确定了爱的能量、方向,我们确认自己在爱着。自我凭借镜子的魔术外在化了,不过如此。我们把镜面的光学反射认作镜子本身是难以避免的错误。起初,我们无可选择地爱着自己。那些强调一见倾心的人无一例外是习惯于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的家伙。

我们爱着自己,并非特殊的对象,但过程本身必须通过对象的反射得以完成。一见倾心的神话关键在于它的时间性,由于时间无限制地挤压,复杂而含混的对象仅呈现为一个光滑的表面,以满足需要。对象的具体实在性被全然排除,因为那是怯懦的一见倾心者难以接受的。

削减时间的努力即是削减对象本身。由于感情需要而一见倾心的人正如那些受性欲支配而仓促结婚的人,他们皆惧怕时间延续所带来的扼制性的后果。这样的人是纵欲而软弱的,从不打算约束自己,同样是将需要加之于对象物上,只不过方式略有不同,前者是幻想式的,后者则看上去比较实际。对后者的谴责在今天的道德范围内已达成共识,而对前者的美化也从未停止过。除非

爱情(男女私情)不是出自自我满足的需要,否则一见倾心就不该有任何特殊地位可言。

一见倾心是对其对象的全面削弱,而非全盘接受,这是与爱情所宣称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对象的特殊性作何解释?是这一对象而非其他对象成为一见倾心的对象。首先,它是由现实性所决定的。现实的可能性构成了一见倾心的感情强度。一见倾心本质上是现实的、功利的,否则便成为无从记忆的缥缈之物。决意一见倾心的人在世间寻找虚构对象的镜子,最终他的目光必然落定在那面朝向自己的镜子上。在他的视野内满是闪闪烁烁的反射之光,但由于角度和方向的问题虚构之物无从投射,或者投射变形,犹如目光的斜视,引起肌肉疲劳。这是永无休止的相对运动,镜子和被映照之物。在那面朝向自己的镜子出现之前,一见倾心者必定经历了各种程度的不完全的照耀,但由于无法扭转的情况、阻隔和缺乏现实的前景,他被迫放弃了。浪漫的一见倾心者曾是那个在大街上尾随女人的小流氓,床头贴满某影星照片的变态者,也曾暗恋过他的语文课老师或朋友的情人,这些都不足为奇。这些破碎的无结果的钟情、目光的斜视和水面的倒映使他心力交瘁,神志昏沉。好在他的智力正常,且具恰当的现实感,那抵达对象的强大阻力远在对象出现之前,考虑到这一切,他的投入并不算多。那只是正当的一见倾心之前的一系列小小的练习、青春期的作业和文学性的幻想。大街上女人、影星、语文课老师、朋友的情人不过是一些替代。她们变动不居,

不够稳定,最终被无结论的遗忘所吸收。

一面朝向自己的镜子,犹如光洁的皮肤、清澈的眼睛和青春的容光,我们对对象明亮反射特性的热衷不是偶然的,并坚持认为这是精神光可鉴人的反映。

一面朝向自己的镜子,势必在现实中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能够映照最终的结局,无论结局是这面镜子的弯曲变形或是彻底粉碎。

一面朝向自己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镜子是首要的,但我们何以选择此而非彼仍然是一个问题。对象的表面与光滑如同镜子,取消了对象本身,但这里,我们又如此矛盾地要求着脱离对象特殊性的镜子的特殊性。误解:镜子的特殊性源于并说明了对对象的特殊性,似乎一见倾心无论如何盲目仍然有来自对象的确定依据。

备忘:一见倾心之前我们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我们缺乏的只是一个外在化的形式。作为一见倾心的对象必须提供这一形式,这一形式必须在某一点上与我们内心的虚构契合。对象是形式或镜子的提供者,但她与所提供的形式根本无关,她只是拥有我们所需的形式而已,犹如一个人给我们送来一台榨汁机,尽管方便实用我们念着他的好处,但怎么说榨汁机与此人的品性有关呢?一见倾心中内心虚构所需的外在化形式与具体对象的关系就是一台榨汁机,既拥有它又与它无关,倒是对我们(一见倾心者)而言,某种特殊的形式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常常因一个眼神,一种嗓音或一个侧影而爱上某人。特别的眼神、嗓音和侧影的确存在于某些人的身上,她们是它的拥有者,但这些与她们存在的特殊性完全无关。她们只是偶然地碰上

了它们(眼神、嗓音和侧影),并且自己并不经意。任意地挥霍:媚眼乱抛、大呼小叫、扭动不已,被同样是偶尔路经此地的我们碰上,并在极短的时间里攫住一个片断。由于我们是有心人(内心早已虚构了对象的全部实在),某种与我们虚构之物的重叠突然将我们抓住,犹如电击。实际上,重叠之处是极微小的,如同一个小小的疮口,压抑已久的虚构实在由此迫不及待地涌入外部世界,并接着凝固对象化了。这就像点燃一只爆竹,一串爆竹跟着炸响,我们被深深地震撼,这种受到震撼的情状又反过来证实了一见倾心对象的真实性。这一过程一旦完成我们便不再希求了解。我们本能地感到并抗拒颠覆呈现虚构实在所需的形式种种危险。由于恐惧,我们将与外在沟通的裂隙尽量缩减(时间的缩减同样)。我们所获取的有限形式(眼神、嗓音、侧影),并无可能将它的拥有者呈现,而是将其隔离开去。我们所获取的形式其含义仅仅在映照我们的虚构之物。回到那面著名的镜子:一见倾心的对象是它的拥有者,并高举着它,镜子里映照出我们的虚构之物,而现实中具体的某人则躲在镜子后面。

失望之际爱人们总是说:“其实我并不爱你,我爱的是自己的想象。”失望之际亦是清醒之时,我们不再回避对象的真实性以及她与内心虚构之间的差异。

一见倾心中内心的虚构是重要的,它何以形成?这与准备阶段有关。大街上的女人、影星、语文老师和朋友的情人,这些歪斜倾覆的镜子、支离破碎的映照与我们本能的爱欲相互作用,这是一

次混乱的组装和拼凑过程,爱欲如同黏合剂,必要时也起补白作用,更显然的它还是唯一的驱动力。河流奔涌,侵蚀两岸,带动高原之上的尘土,寻找它的止息之地。当然,教育、文化、双亲的形象等等因素也被混合其中。虚构实在是与外界交流的结果,但它并非是一个对象化的活物。我们创造着它、孕育着它,等待一朝分娩。与性的生殖不同,我们是在他人而非自己身上寻找一个出口,但我们的生产之物并非属于他人,而是属于我们自己。但失望受挫感是相同的,无论是从事生殖的男女或者我们(一见倾心者)生下的只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于是我们重返艰辛的怀胎过程,认为回忆中那血肉模糊的一团才是有价值的。或者,我们寻找另一个生殖的出口,并决心生下一个完全是我们想象并能满足我们所有需要的孩子。但这一次和上一次一样不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备忘:准备阶段的钟情对象是正当的一见倾心的一个替代。但作为虚构材料的来源之一她或许有更大程度的真实性。理由有三。一,她是虚构的来源之一,并非全部,因此虚构对象并不反过来向她要求全部。她的一部分成为虚构对象的一部分,这两部分的重叠尽管有出入,但偏差的比例远不及虚构对象与一见倾心对象之间那样巨大和遥不可及。虚构对象与最终的一见倾心对象之比是全部比零,或无限趋近于零。二,准备阶段的钟情对象作用于一见倾心者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而是在一个相对长久的时期内完成的,因此作为对象的信息量的涌入相对较大。准备阶段的钟情对象的部分特质有充分的时间纳入虚构对象之中。而一见倾心

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那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三,由于在现实中缺乏可能性,于是根本就无须考虑抵达的通道,准备阶段的钟情对象因此是更自由的,她们散布在更广大的空间内,供选择的余地也更大。她们总是比最终结局所规定一见倾心的对象来得更完美,更耀眼夺目。被结局所规定的一见倾心由于需要考虑抵达的可能性,因此被现实挤压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说到底是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结果。

从现实的角度衡量,准备阶段的钟情是一个替代。从非现实的角度看,替代物恰恰是导向最终结局的一见倾心。这是处于不同时刻的相互发现。当我们一见倾心之时发现以往岁月蒙昧的钟情皆不值一提。而当我们失望之际便会发现:我们爱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不可抵达的对象,或者,干脆就是我们的想象本身。

我们钟情与爱恋的对象永远是一些替代品,这是令人难以下咽的事实。也许,这一结论需要做某些限定。至少在启动之初,针对对象或被对象确认的爱,情形如此。

然而,当一见倾心试图争夺非现实的精神地位时,就显得虚假了。一见倾心是现实之爱,被现实左右,只有当它满足于对象现实性时才不会碰上替代物问题。当然这样一来,一见倾心也就取消了自身,至少不可以这样命名和过分渲染了。

一见倾心是对形式之爱,而与对象无关。形式,并非是对对象呈现的形式,而是我们的内心之物呈现的形式。一见倾心者向世界要求一个感情携带物的出口、一个形式、一面镜子或一条生殖的管

道。博尔赫斯曾洞见性地而非文学地揭露了镜子与人类生殖的相似。镜子是精神生殖、自我复制以及对象化的一个绝妙象征。

形式的必要在于能量的投注。我们将热忱、梦想、激情和创造一概倾覆其间,由于有限而狭隘的时空,通过时必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到来的却是沉寂。并非是对象背叛了我们,或在时间中改变了自身——我们往往这样归结。对象待在原来的地方保持不变,一见倾心的爱从来也不曾针对过她们。背叛和离去的只是被要求的形式,镜子在时间中蒙尘,生殖口日见干涸,一见倾心的对象在这一自然灾害中不过是一些替罪羊。我们深感失落,而转机跟着出现,绝望之际的理智迫使我们睁开眼睛,对象的处境和实在性第一次呈现出来,使我们有可能将热情转移到她们的实际存在上。往往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热情和爱向虚空的投注是不可能收回的,让我们深感痛心的仅在于此,让我们欲罢不能的也是这个。只有加大投入方能指望折本较少的回收。于是沿着相同的方向爱的能量继续泄出,不同的是,此刻我们已经非常顾及对方的回应了。或者,当形式的改变不能满足一见倾心时我们及时刹车,由于不能收回的能量我们迁怒于对象,攻击和诋毁在所难免。一见倾心的爱要么面对现实导向正当而平庸的感情交易,要么,以恨作为补偿。

面对现实的一见倾心是相互妥协的结果。一旦我们有能力目睹对象与虚构之间的绝对差异又不忍舍弃已有的投入,妥协便是必然的。这一过程发生在最初的震撼和投入之后,或迟或早,并常常不被察觉。首次的投入是巨大的和决定性的,它的失败往往不

能面对,需要加以掩饰。好在我们有的是时间,失望所导致的相应震撼可以缓释在较长的时期里。在这一时期里我们加紧改造对方,以符合虚构的对象。再次失望之后我们想到降低要求,虚构的对象主动趋近现实。这一切都是在理解的名义下发生的事。不能说这里面没有激情、感动或强大的张力,但其间不能不混入愤恨、伤害和控制等不洁因素。这便是现实的爱,人们理解这一点,并美其名曰:相互适应。当然最让一见倾心者流连不去的乃是激情,当危险的激情消退,适应和磨合业已完成,结构稳定了,现实成为唯一的目的地告以抵达。

在一见倾心中激情和激情的投注是真实的,虚构和创造是真实的,对形式的爱也是真实的,唯一的不真实就是一见倾心的对象,实属于虚乌有,被隔绝和遮掩,因此一见倾心不过是一个自我感动的神话。而被人们指称的有其结果的一见倾心则取消了自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